

## 雨中问青城

## ■ 远之

造访青城山时,正赶上是个雨天。连日来持续不断的强降雨,使得巴蜀局地发生了泥石流。好在,青城山离驻地不算远,降雨并没有给游览青城山的既定行程带来太大影响。

未到青城山之前,有两句话被提及最多,一句是“问道青城山”,另一句是“青城天下幽”。于“道”,我等多非清修信徒,自然了解领悟有限。这走马观花式的“驴”游,如能达到暂时抛撇世俗喧闹,进而达到愉悦清爽身心的目的,也算是难得的境界了,更不用说借此浸染道家熏陶,领略感悟其真谛一二了。而这“幽”,却是上得山来,看得见、摸得

着,真真感受得到的。我不知道,青城山之幽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之幽有没有内在的联系。但在我看来,这山之幽与道之幽偕趣共生、形神兼具,亦可谓天地造化、相得益彰。

雨,时急时缓地落下。沿山路而行,起伏起伏,高低高低,峰回路转,曲径通幽。从建福宫到天然图画,从集仙桥到天师洞,但闻雨滴淅沥,溪水潺潺,林蝉鸣唱。这些天籁之音,或许,更平添了青城山的幽静。

也许由于下雨路滑难行,也许是因为体力不支,也许是心绪不高懒得再爬等缘故,不少同伴中途止步,仨仨俩俩顺道找个遮雨的亭子,坐下来歇了。

路,虽然并不难走,山势也不是很

陡,但由于夏季气温较高,加之空气湿度很大,没走多久就浑身冒汗,衣服全粘在身上,气儿好像也不够使了。我心里也开始犯嘀咕: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?

这时,我赶上了一位身材瘦小、肩背竹筐、筐里装满灰色瓦片的师傅。显然,山上正在施工,他正要把瓦片背到工地上去。师傅看上去年龄已然不小。在短暂的攀谈中得知,师傅年届六旬,肩上这些瓦片有200来斤重……眼前这一幕,深深触动了我,也打消了我止步不前的想法,便继续前行。

由于时间有限,出发之前,导游便规定了来回两个半小时的时间。我和坚持下来的同伴大多到达了天师洞便往回返。据说,从天师洞到山顶还有先

前一半的距离。虽然没能爬上山顶,算不上功德圆满,但因尽了心力,此行便也没有太多的遗憾了。有的倒是心中自此又多了一份牵念:期待下次再来,能够接续前缘。

雨中游青城。给我印象深刻的,还是那位负重上山的长者。要知道,每天,他都要上山山下往返两趟。

我问,苦不苦?长者神态自若地摇摇头。

我问,累不累?长者平静地摇摇头。然后,又继续上路了。

雨雾迷蒙中,他那佝偻着的瘦小的身影,渐渐地,渐渐地融入了这片山林、这方清幽之中……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)

## 广南稻缘



## ■ 杨仕爱

秋阳遍洒,广南的稻田泛着暖金,沉实的稻穗压低了稻秆。行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仿佛被金色的波涛环绕。蹲下身,信手采摘一穗稻谷,剥开谷壳,一缕稻香清逸散开,竟有若龙井的清芬。白润的米粒卧于掌中,恍如碎玉,不由得想起“饭抄云子白”的旧句。放入口中细品,韧滑中透着清甜,正是这片土地才能赋予广南大米的独

到滋味。

风掠过,稻浪起伏,“沙沙”声轻软,却沉甸甸地撞击着心房——又一年,新谷该归仓了。广南的稻子,从来都带着“历史的重量”。2017年,广南县坝美镇大阴洞遗址出土的6万年前碳化稻,震惊学界。千百年来,稻作已深深融入本地人的血脉。他们种得用心、吃得讲究。壮族五色花米饭染着草木香,虾背粽造型有趣,狮子糕甜而不腻,更有洪武年间便是贡品的“八宝贡米”,绝对是“稻中贵族”。

水稻不仅牵着我的乡情,也见证了我的成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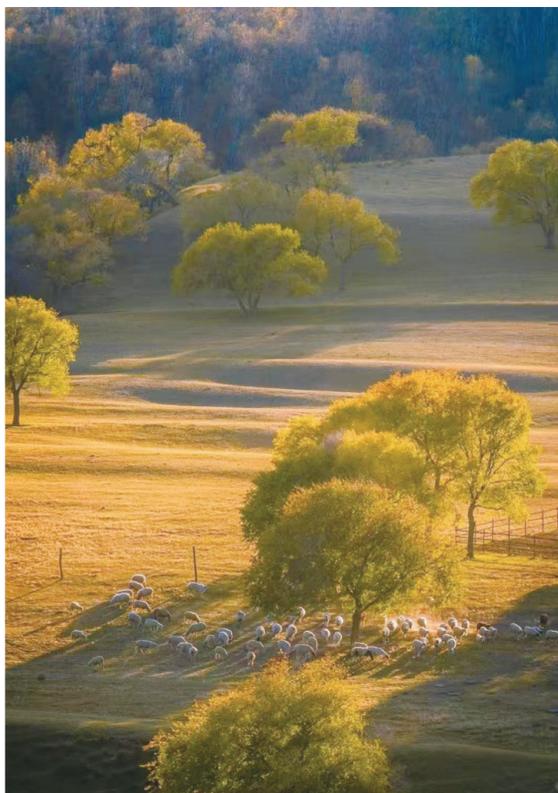
初夏,田水尚寒,我赤脚踏埂,泥浆从趾缝挤出,凉而糯。那时母亲身体还好,她裤管卷到膝盖,左手分秧,右手点水,绿影一闪,秧苗便在身前站成整齐的“军阵”。她不许我只做五谷不分的“读书人”,定要我下田学习。累了,我便赌气,将秧苗插得歪七扭八。母亲不恼,笑着说:“秧苗站不稳,秋天就少收粮。”那一刻,稻秧、母亲、阳光,一起在我心里深深扎根。

秋收总是急促。记忆中,父亲的镰刀在薄雾中挥舞,稻穗一排排倒下,一片丰收的金黄色。新谷上场,父亲把稻穗高高扬起,“啪”一声砸在谷槽上,谷粒四散,像一场微型的丰收烟火。千家万户院子里支起晒笆,铺满一层厚实的金黄稻粒。农家的孩子,从没清闲的童年。我们也领着一件件顶顶要紧的差事——看住晒场上的谷粒,防着那些馋嘴的雀儿。这是父母交办的大事,护住全家一年的希望。

如今,母亲身体不如往昔,父亲也早已转行,家里的田地租给了别人种药材。幸而,我从事的农业统计工作,让我始终未曾远离这片土地。春耕时,我们走访农户,记录农资购买情况;盛夏稻花飘香,我们与农情监测员一道监测病虫害与田间管理;到了眼下这金秋,便是最关键的实割实测。我们严格按照方案放样、脱粒、晾晒、测定水杂、称重计产,每一个步骤都严谨有序。因为这掌心中的金黄稻子,关联着农户的收入,关系着国家的粮仓。

人会随着岁月成长、老去,而大地始终温柔且深沉,孕育着一季又一季的希望。作为一名统计调查人,我的职责,就是陪伴这片田野,用脚步丈量丰收,用数据讲述那些关于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新故事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广南调查队)



## 禾木秋韵

马思蕊 摄

的主要口粮,反倒成了偶尔尝鲜的调剂品。这次大哥说要寄红薯来,我们南北两地相隔千里,运费不便宜,超市里随时能买到新鲜红薯,我执意不让。可大哥在这事上格外固执,说:“买的和家里种的,肯定不一样,你尝尝就知道,估计在你们那儿买不到这滋味的。”

两天后,我们收到了他从老家行唐寄来的红薯,紫皮红瓤。在我眼里,它不只是普通的食物,更是一份跨越山水的牵挂。妻子当晚就蒸了两块,尝一口,格外香糯,道:“老家的红薯,就是好吃。”

这份“好吃”,不只是在口中的味道,更是沉淀在记忆里、挥之不去的,对故乡、对亲人、对那段艰苦却温暖岁月最深情的回响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市统计局)

## 薯从故乡来

## ■ 张永其

前两天,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哥打来电话,说老家的红薯收了,要给我们寄一些过来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生产力落后,物资匮乏,吃饱肚子成了人们最朴素的愿望。红薯产量高,用老百姓的话说“插个秧,浇点水,就能活,能收获”。记得小时候,它是我们那一带的主要口粮之一,靠着它至少能填饱肚子。

收红薯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。十月的北方,一场秋霜过后,气温骤降,红薯的叶子枯黑蜷缩,而红薯却撑开了土壤,骄傲地宣告着自己的成熟。这时,田间地头热闹起来,村民们先用镰刀钩掉藤蔓,一垄垄的红薯便裸露出头,然后,捋起袖子,抡起锄头,刨开黄土,一堆堆圆滚滚的红薯便神奇般

钻了出来。

新鲜红薯收回来,一部分趁着天气好的时候擦成片晒干,这样更容易储存。母亲手巧,把红薯干磨成面,蒸成窝头或饼子。饼子有两种吃法:一种是蒸熟后蘸蒜泥直接吃,透着自然的清香;另一种是在碾子上压成薄饼,卷上大葱和青菜,特别香,怎么吃也不腻。而大部分红薯则被藏在进米多深的地窖。那时家家都有这样一个地窖,冬暖夏凉,适合保鲜储存,能从冬天吃到来年的春夏。

一到冬天,农家早晚的餐桌上多是红薯玉米粥,一人盛一碗,配点咸菜、大葱或辣椒,有人在家吃,有人端着碗聚在门外的路边,男女老少,站着的、蹲着的,随处可见,那可是吃得香、聊得欢、笑得响,成了当时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对儿时的我来说,红薯还有一种吃法,那就是“焖烤”。那时家里大多烧无烟煤,饭做好后,趁着灶火未熄,在红通通的煤渣底下埋几只红薯。红薯在余火中慢慢烘烤,渐渐渗出甜汁,香气弥漫,诱人直咽口水。等火完全熄了,用掏灰钩拨开煤渣,红薯外皮焦黄,我们顾不得烫,轻轻剥开,露出红彤彤的瓤,热气直冒。咬一口,软糯香甜,那滋味顺着喉咙往下钻。母亲总在一旁笑:“慢点,没人跟你抢。”

红薯的吃法很多,还有的人家将煮熟的红薯切成片,做成红薯干,金灿灿、油汪汪的,别有风味。更有手巧的,将生红薯切成小条,用细沙反复翻炒,那薯条吃起来带磨砂感,咀嚼时“嘎嘣”酥脆。

如今,人们的饮食方式变了,更讲究营养与品质。红薯不再是农村

## 最是少年时

## ■ 赵佳

深秋初冬,记忆的门被西北风推开了道缝,让我想起了少年时光。

那时的深秋日头落得早,天刚擦黑,院墙外的白杨树早已气了,风卷着黄土的燥气,混着灶房飘来的炒洋芋香、屋檐下玉米棒子的甜气,还有远处牲口棚的干草味——这是西北老家独有的、裹着土腥气的暖。我们就泡在这味道里野,棉袄袖子磨得发亮也不在意。看见只灰蚂蚱蹦出来,能追着跑过整个打谷场,鞋底沾满麦糠,直到它钻进麦垛找不着,才瘫在土坡上喘粗气,嘴里叨根干狗尾巴草,心里却亮堂堂的,全是没有来由的快乐。追累了,就蹲在墙根抠黄土,捏成小碗小坦克,

摆在柴火垛根当宝贝。第二天一早跑去看,要是被夜霜打裂了,能隔着嘴难过半天。

更忘不了的是趁爸妈下地,偷开堂屋的黑白电视机。手指捏着开关,耳朵竖得老高,音量调到最小,眼睛盯着《西游记》,心却悬在院门外。远处驴叫都能惊得一哆嗦。听见自行车铃响,手忙脚乱地关电视,还要扯布擦屏幕。可妈妈进门一摸电视后盖——滚烫的温度立刻戳穿谎言,只好低头挨训,心里还惦记着孙悟空到底有没有打过白骨精。

那时的悲喜都简单。输了弹珠蹲地上抹泪,觉得天要塌了;可大人给块烤红薯,或借到本新连环画,立马笑出豁牙,走路都蹦跳。心像玻璃般透亮,

所有情绪都挂在脸上,一点小事就又哭又笑,热闹非凡。

那时的日子也慢得出奇。一个下午长得像小半年,能蹲在老槐树下看蚂蚁搬饼渣——那饼渣比蚂蚁大几倍,它们排着队挪,遇到偷懒的,我们还用小树枝轻轻戳它“帮忙”。阳光从秃枝杈间漏下,在地上洒满晃悠的光斑,我们叫它“金元宝”,伸手去捧,手一合啥也没有,还傻傻掰开手指找,以为漏进指缝了。偶尔有干槐叶飘进衣领,痒痒的,我们就仰头接叶,接满一衣襟就往伙伴头上撒,闹得满身土腥味。现在想来,少年时最珍贵的就是“啥也不懂”。不知道人生短暂,敢拿整个下午追麻雀,或躺在麦垛上看云飘;也不知道日后有那么多难处,总觉

得自己无所不能——想开拖拉机,想当放映员,夜里和小伙伴聊这些,眼睛亮晶晶的。那份不管不顾的傻气,还有没被磨钝的天真,是后来再也找不回来的。那时的我们,像崖边的沙棘果,酸涩、带着不服输的愣劲,紧紧攥着枝桠。

不知何时,窗外风停了。我下意识伸手去够桌上的阳光,指尖触到温暖,却什么也抓不住,光从指缝溜走,不留痕迹。如今,被生活磨平棱角,凡事斟酌,再无少年时的横冲直撞。唯有那段美好的少年时光,一直妥帖藏在记忆深处,每次回味,都依旧带着纯粹的暖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银川调查队)

## 土楼丰收

林舒洁 摄

